



論語釋解

七

□ 12
1675
7



口口口
1675
7

和漢洋書
高知京町
開成舎本店

論語繹解卷之七

平安 皆川愿 伯恭學

子路第十三

此篇承前篇夫子答季康子及子張之餘意而多
舉論正達者要亦明道以躬以率民人而不疑其
有成之旨矣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先之者謂以身先民以勤之也勞之者民趨其令
則我更勞撫以慰之也請益者子路嫌夫子之言
簡而未深故請以益其言也無倦之答旨與前同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
馬知賢材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此章舉賢才者乃與前章先之同其旨而特記其
爲季氏宰者蓋爲下有先有司舉賢才之文也先
有司者言凡欲明庶政以化民下莫先於擇有司
也赦小過舉賢才者乃擇之之法也赦者謂宥而
釋之也小過者謂錯脫不檢而未至於毀人害倫
者也舉者謂舉擢而用之也賢才者謂其器卓落
殊於庸衆者也馬知賢才而舉之者仲弓因問知
天下之賢材以舉之之法也曰舉爾所知者言不

必天下之賢才也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即前章
所云先之之旨蓋爲之上者身以先之則其下必
有繼爲之者而興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
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前章爲仲弓爲季氏宰告其先務夫大夫家政其

所被及者未廣故夫子之答止言擇有司而如此
章所問乃是諸侯國政之先務况夫子之時得道
行一國其德澤之波或可以及之于天下矣是以
夫子於此答特示以變革更張之意也舊說衛君
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
衛待子而為政者謂待孔子之所輔導先後而以
為其國政也子將奚先者言不知夫子將先為何
等事以為行其道之始乎必也正名乎者言必欲
予強言之則吾將於凡衛國中所有名義不正者
舉皆論其義以正其名也蓋謂上自宗廟下至邑

井郊野之事凡其物之與政事相關者舉皆正之
也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者言人嘗有是謂夫
子為迂之言而今果信矣其所欲正之者其謂何
物也野哉者謂其自以褊陋為是不知所法也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者言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固不自以其知盡物故無所出其言而闕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者譬如漢高祖伐楚以討義帝
之賊為名乃正名之類也名義不正乃使其循名
之言不順於義也言不順則事不成者凡事者因
言而行因眾而成而義者眾之所以與共之者也

今雖以言而不以順則衆心離畔不助之矣是以不成也事者凡奉宗廟社稷以臨御民人者皆是也曰此所以事宗廟社稷也名正而言順矣曰此君所以自養其身也名不正而言不順矣民皆疾苦規避雖今不從矣名正而言順則民喜而趨之事於是乎以成禮樂者本從夫喜趨之情以作之而與民樂其成焉者也民既相遁則雖強以黃鐘大呂衮冕黼黻而皆非民情所孚發終不可得行故曰禮樂不興也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者言民心未能與禮義樂文薰陶雅化以相孚發則凡上

罰之所用其刑罰以懲懼戒厲皆民心之所未與期不而其義亦皆無所中其心矣故曰刑罰不中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者言民莫得而知其貶禁細責罰之所由然則日夜行動輒陷死戮於是前畏後縮皆如有法網之密布無所可措其手足之地也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者言君子之所命名也必使其義可援以發諸言而其行之也必使其實可據以復諸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者言禮樂刑罰者君子之所以行其道於斯民者也而不先之以言之則民莫能

知其義而應焉矣而不先之以名之則民莫能亮其物而聽焉矣禮樂刑政者君子之所能自有之者也而不慎其術也不可以施乎斯民矣是以君子之所當重者言言無所苟則民應矣苟則民不應矣苟者使不順於義之謂也無所苟者即正名之謂也言君子之所慎重者此而已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此章乃因以明言順則事成之義矣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請學稼及圃者蓋欲因教種藝之事以致民也小人者以其不達於君子之義謂之也上好禮者好恭敬以讓者也上好義者好自居其分之宜者也服者謂身各服膺其義也上好信者好其言無所苟也民莫敢不用情者言君子已名正言順而又莫不復行之則民之承之也亦必用其情實而言皆無有爽貳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者言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化以成俗其敬服用

情足以相託賴則四方襁負其子而至欲以於茲
置之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

錄此章以見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者非虛
言也誦者記誦之也誦詩三百者蓋詩三百乎皆
言乎人情之至隱而人情之變動莫不悉備乎其
中抑人情之所極止亦莫不明晰乎其中矣是故
能誦詩三百者亦所謂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
右之君子有之者授之以政則足可以達之其所

期要使於四方則足可以專任發之對辭而牢記
能誦又足可以應其卒至之變而推之其極矣此
又詩之所以貴能誦也或不善學者不知用以率
之邦民之情即其所授政不能以應民心制之通
塞而其使四方或又以謂地殊俗異其心難測也
張皇周章每事阻懼一遇問難茫然失對如此者
雖其所誦之多復何所用之乎故曰亦奚以為以
此觀之天下雖大一揆已則四方之民襁負子而
至者不復疑其無此也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申明言不順則事不成之義也其身謂為之上者之身也正者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是也天子諸侯能每事以奉之其宗廟社稷之心行之所謂其身正也則其名又正而其言又順矣是為人情之所欣戴悅從者矣是以雖不令而行不然則雖號令而不從矣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此章為前夫子言為衛政之章置之以發夫子謂衛云爾之微旨魯衛之政兄弟也者蓋微言以譏也魯當是時三桓擅權哀公單弱而君臣不睦矣

而三家之臣亦有叛其君者矣衛當是時世子蒯聵耻其母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蒯聵已無其父矣而蒯聵之子輒又無其父矣此乃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也夫衛以父子之不睦魯以君臣之不睦其不正之政正是相類似者而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又兄弟之國故曰兄弟也以此推之夫子於衛國豈欲為出公正其拒父之名與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此章夫子稱公子荆善居室者蓋以美其人為家
 善不失其儉也而編錄者置之于此者蓋為前無
 所苟特標斯異也居者猶廢居與時逐之居居室
 者謂製造室中諸器而居置之也始有者謂纔有
 其一也苟者所不知其往而且隨遇赴之之謂曰
 苟合者言不論他日之不中用而姑且取物之合
 於具也少有者對後富有而言完者物之內無所
 入於彼而免之謂曰苟完者言無所假於人而始
 自完備也曰苟美者言完備外更造美者以居之
 也此蓋公子荆嘗對人自語居其室器用之志之

言而其每以苟言者蓋本無意為之但以其已為
 大夫其室之器具不可以不相稱而居也是以不
 得已苟且從如此然又不敢於其始遽求之美且
 隨其宜以緩圖之者而夫子謂之善則可見君子
 於居室則又善苟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此章夫子其理邦之所先後矣適者謂以身著從
 乎其中也僕御車也庶解見前蓋謂其國中民居
 殷盛也夫民唯安之而已欲安之者莫如今之自

安故曰富之蓋制田里薄賦斂省稅役民則富矣
富而無禮則淫佚荒惰禍亂起焉故曰教之蓋興
庠序講詩書明倫教民則知禮義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此章成字與前事不成反應而前章富之教之者
亦皆止名中之一事矣夫子思施治致化之本雖
於期月間可畢定之也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名正則言順言順三年則凡事皆能致有
成義而以浹洽於一國之心矣故曰三年而有成
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
也

此章乃夫子論理化行於民之效者也善人者謂
其人徒好善未至備物致用若聖人之爲治者也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者蓋古語夫
子引而稱之也語意蓋言仁聖爲邦固所不論雖
使善人爲之又令相繼不絕百年則其好善至
誠之所以漸誘風化亦可以庶幾仁聖之治焉矣
此蓋專明爲治之本在其爲政之身身正則民從
之也然如法聖人又加之以禮樂之化其効可以

速矣不然獨特身正民從乃所謂徒善之類未可謂其無致化昔賢是以且推其理假言百年蓋以見其治效之遲不及聖人遠也勝者謂善道之勝之使其不得復行也殘者截物使其頭尾不相續之謂殺者謂殺人之事也誠哉是言也者言是言之所推者誠有不可以易之理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此章乃與前善人為邦百年者相映以見此更勝於彼也王者謂其德懷萬邦而為之君者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普洽而民絕殘殺之事也此

蓋夫子推未來而豫決其事當如此之辭也王者之治必禮樂興焉禮樂之於化民也廣覆厚載旁達曲暢能使民愉感以趨其道矣是以善人之所以百年而治者王者乃世而收之成功抑亦禮樂為之幹理故也雖然王者亦必待之三十年而後仁者蓋君子之治雖以其三年而成而禮樂興焉然其民受之鑄鎔必待三十年然後天下可期之純焉矣故曰必世而後仁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

此章乃見前正名之義也言苟使以正其身爲心則其人於從政乎何不可之有不能正其身則其人且爲人所正豈能正人乎政者正人之事也故曰如正人何夫身正則名皆自正故謂此亦正名之義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此乃論冉子以正身之義者也冉有爲季氏宰退朝退季氏之私朝也古者公署通謂朝晏謂及日之已沒也夫子因其退朝及日之已沒詰之冉子

以有政對夫政則真政矣然政者正人之事不宜議之於私朝是季氏與冉有皆失身正矣故夫子爲不知者曰冉有所言恐其誤謂事爲政也如有正人之事則非季氏所得專也而當與公朝大夫共議之也吾其與聞之者夫子自以其爲公朝之大夫故其言如此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

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章亦以夫子之對言與邦喪邦皆以正其身不正其身之旨故編錄置此也幾者以其到之所會有之于此而以兆之之謂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蓋德因物凝而言者物之情之宣也是故言固可以幾於物者也雖然興喪之事其德之爲物亦大矣非可以其一言微之也故曰不可若是其幾也爲君難爲臣不易者言爲人君上者其事極難克任而爲之臣下者亦其事不易負荷也知爲君

不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者蓋君德當以天下之心爲其心斯爲其身正矣而其爲事甚難矣爲人君者能知其不可不以若此又非其容易所能將務從事於此而天下之心歸焉則興邦之業將必基乎此矣故曰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人之言樂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者言有人嘗言曰予豈無樂爲君之事乎何者爲人君則人皆威之服之是以凡事唯其所言之而人皆莫敢違其意也已下論此幾乎一言而喪邦之故言凡若是者令其言善衆莫之違則不亦可令其不善

而莫之違則彼欲匡救拂諫者皆遠其跡而莫自知其非諛言日進而國事日退矣則所曰言而莫予違者豈非一言而幾乎喪邦者乎此乃亦不正其身之過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此乃前所云達之事也蓋身正以正人則近者說服而正身即前所云好禮義信之事也彼云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乃此章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此章乃亦達之事也莒父魯邑名速者不留行而徑到之謂爲政欲速則必多倒逆強橫之事而不復能合於民情之變故曰不達也如樊遲欲爲稼圃乃所謂見小利也大事者謂改風正俗之事也不成者言見小利則譬如欲作隄防者惜去隄隈草木之茂美以乍作乍止則其隄防終不可得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此為前章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特出此為證也凡為政者以下不隱情則正邪直見而方術易施是以或有懸賞以購之告訴然長斯風不已則惇睦和厚必廢而輕澆刻薄必競乃所謂人事之不成者而至如父子證惡者抑又輕澆刻薄之尤甚者矣此夫子所以舉父子相隱之為直以答之也直躬者直身所抱之道也攘者遏諸其所率從而以著之其他之謂證者引於彼而斥之於其所與此相承之謂夫道莫大於君臣禮敬父子慈孝而去此則無人道矣雖以直已躬又奚足貴乎故曰父

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此亦達人情之要旨而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則又以見不止四方之民至也恭敬與忠為仁者與顏淵篇中答仲弓問仁者同其旨居處恭者謂平居自率其身不敢離道肆行也執事敬者謂凡所執持行事必周密用情不為粗遺脫畧也與人忠者謂與人交不為隱欺必以至誠與人也棄者彼不實之其所而出外之之謂也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不知禮義之俗而彼亦必謂其人爲不可棄者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
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
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此章乃直與前使於四方專對之章相映以成其
義矣士者其人德器雖任以遠事而亦足託賴者
矣之稱行已有耻者崇尚名節而趣舍不苟者也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者蓋受命而爲使君命在身而

身不能致之如其命是謂辱命今行已有耻則其
必不敢以君命儕之其身也入則事父母而孝宗
族稱焉則真孝矣出則事其長者而弟鄉黨稱焉
則真弟矣夫是一者人倫之懿行而夫子置之次
於士後者蓋孝弟者彝倫之常本然之行至如夫
士乃其器能當邦事之任而其爲物乃大於彼故
耳言必信行必果欲立身以成名譽者也硜音鏗
彼飾形迹其外而以當我所視之謂也此雖矯情
僞貌亦猶類於行義者故曰抑亦可以爲次矣而
子貢疑當世從政因循非政竊位偷安者其等或

當在此次故問之噫者以其問太落於卑下歎之也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算者籌量物中所實之數之謂斗筭之人其量皆小有少差異皆不足籌量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此章以前章多及人物材德之品第因舉其義之類者且明善人之行也狂解見前狷者其性不可與衆合而喜處其外者之稱中行者能依庸德以行者也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者言已得

中行之士而與之從事則無復尚焉矣若不得中行之士則其他無可與必欲強求之唯有狂若狷或可以與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者即其可與之故夫子素惡小人之行不由斯道又無所不爲而以發之干此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桓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桓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此章以見小人無所不爲之不可也南人南國之人言諺之類桓者物之所行之不失其如故之謂作者致施爲以著之其中之謂作巫醫謂以之爲

業也蓋巫事鬼神醫爲疾病其事多荒渺悠忽而已而人之無恒其行者雖以此荒渺悠忽之業亦不可得作之蓋無恒者之於事也東作而西改之其自視亦無定矣故曰善夫言其言可善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九三爻辭不恒其德者謂其中所得者不自固之也羞者方呈以我所掩而內思其事之謂或承之羞者言其必或有物承之於其自羞縮之前者蓋亦指其自知之心以言之也子曰一字以別易文也占者極數知來之謂也言其心之所自知已有若此則其爲凶不占而

已明白無難睹矣按此以其無吉凶之斷辭言也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明小人難得恒其德之故也和者一物相合各不失其利以成焉之謂同者所在彼者又在此全無差別之謂君子恒不爲枉其道而苟合之行又以道自正不敢以強之於人是故和而不同也小人已無道可以守是以偷合苟會隨物屢遷是故方其相與也曲從之無異端矣至其不相與者則已欲攘斥乃又以強之於人是故同而不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此章又言小人同之亦不善耳且一鄉皆好之皆惡之者此必無之事倘其有之者其中必多矯詐未可以之舉其人更須審察故曰未可也夫道不同不相為謀人情然也故其善者皆好之而其不善者皆惡之則其必不同者始可以謂之為善人矣觀此則益知夫不恒者良小人之為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不以道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也求備焉

此章乃明君子小人和不和也君子不以其道強之於人然人或欲令其說也不以道不說也其使入也以明恕隨材之長短宜而用之故曰器之君子以是故易事而難說也小人心無恒守而取物無方乃其使入也求材備於一人亦唯其所以者不和故也小人以是故難事而難說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此亦明和不和者泰驕解俱見前君子雖鄉人不善者惡之而不為回其行泰也不欲人皆如已而

使人也器之不驕也小人不和驕也同不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此舉不同之所以為美也剛者不為物回也毅者必致其行而不避也木訥者不易由言其容木強其口訥訥然也言如此者其為德與仁相去不遠矣此亦力行近乎仁之意也

子路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此亦乃和而不同之事而此謂可以為士矣其旨又與前子貢問士之章其氣相貫接以相為首尾

也切切者勉勵之以已道也偲偲者就彼之所從而更誘以其方也怡怡者虚心以容受其之所言也朋友切偲則其守已行道可知也兄弟怡怡則其能不有已躬可知守已行道又能不有已躬則可以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故同可謂之士也而切偲又君子之所由以為其不同者也怡怡君子之所由以為其和者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此章又論善人之教以前善人為邦百年之章相為首尾矣七年者蓋以來復之數言之也即戎者

言七年教之則民氣已大定可以即兵戎之事矣
蓋其教已成其氣已定則其軍行卒伍之間又能
互相救援以助聲勢且不敢獨自奔潰故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此章申明可即戎之故也凡使民戰必當待七年
之教不則軍行無法民心不固致覆亡之基故曰
是謂棄之

憲問第十四

此篇承前問士之旨因明士君子處濁世之所當
立志者矣凡四十六章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

此章乃承前篇行已有耻及和而不同等之意以
置之為篇首也憲者原思名亦夫子門人也穀祿
也言士以行道安人為其任故邦有道食其祿可
也邦無道而受其祿是為貪饕偷生士之所耻也
此蓋因原思未仕而告之又以此章之旨推之今
世祿之士雖不可以去而或當其君無道之世屢
得榮擢者亦非阿諛迎合則不能得之者也有志
之士亦當以此為耻焉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

則吾不知也

此章亦因前行已有耻之章而發者而問者亦原思原思蓋嘗與子貢同聞夫子之所答行已有耻之義而因問及此者克克人伐自伐其功怨怨於人欲欲得也斯四者而發之其行自知其不善人亦卑之而以此自安是可耻也耻之而不以是行即克伐怨欲不行焉之謂也而未知其義又可謂之爲仁乎否於是先發前問夫子已答以其所當爲耻之大者因更復發此問也雖然此唯不從不善之行者耳如謂仁者當更尚之以自彊從善之

事故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可以爲難矣者蓋以四者率皆爲自克之事以言言之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此乃因邦無道穀之章錄之也士當行已有耻而邦無道穀者是其人懷居不能去故也則與行已有耻者相反矣故不足以爲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邦無道不穀而去是危行中之一事故置此焉危者當將墮墜之處而以居焉之謂忠告而犯之危言也行道而不回危行也蓋皆有以觸忌諱之懼

故謂之危也。孫遜通遜者，其言自細已，而使人自安其處焉之謂言可遜而行不可已者。心誠好其善，且君子以成德為行者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此明行之不得不危之故也。以天下之道為已之所任，是有德也。道本行乎天下矣，而聖人生而知之，賢者學而知之，然而其知之者，又必守而存之，然後謂之有德矣。是故有德者，必有言，而存之者，又必有其文理條貫，可引而伸之，可觸類而長之。

然後得以守而存之矣。是故有德者必有言，乃所守而存之言也。雖然守而存之者，獨以其志而篤也。文理條貫，亦猶外貌袞冕之華也。已是以雖非其人者，亦可假飾以榮其外矣。是故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力行之而不違其禮，仁也。此當獨奮自厲以趨其行，故曰仁者必有勇也。然又有偽行以飾其外者，如言必信，行必果者，即是也。故曰勇者不必有仁。蓋以其外雖強，而內未必為見其當然之義者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臧盂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此章以明德之所以為德者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方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聞之者其意言有權力者世人之所以為應有天下者也躬稼者世人之所以為應不可有天下者也然彼失而此得者何故乎蓋欲

由是問以得聞夫子之辨其故者也夫子不答者适已知羿篡失天下禹稷得天下則此其所知者不待更問詩所云既斯告止何又鞠止者也然而夫子心嘉其以此發問之志以為若适之人可謂之尚德之君子也面獎之則近於諛故及其出之後而稱之也而此可以見以天下之道為已任之義矣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章與前章仁者必有勇者相映發其義且見尚德之君子亦由其勇以成其德也尚德者君子之

人也而君子又必仁而後得成其名矣雖然仁又必由其勇而以得之則是仁亦奮則得之不則失之之物故雖君子之人不保無不違之之時者矣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雖然勇又非難其人者也但尚德而勇則君子也小人不知尚德則雖有勇必不能以仁焉矣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此為前章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申釋其義以置此也仁者之所以必有勇者何也仁者愛人者也既愛之者見其有所苦則身為救之不得救

之則心為不憚於是躬赴之勞雖欲勿勞而不能也非仁者必有勇乎故曰能勿勞乎有德者之所以必有言者何也有德者以天下之道為己之所任者也道者父子君臣男女長幼朋友之道是也以此為任而以與人言則必不能忍欺之矣乃忠焉之謂也其已有其道而不能忍欺之則雖欲勿誨之而不能也非有德者必有言乎故曰能勿誨乎以上四章皆因論危行而錄之者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此章補邦無道言孫之義且為前篇不辱君命之章申明其事為至重也命者交鄰之辭也凡自上令下謂之命而諸侯主盟以出制約亦遂名之曰命乃如春秋足命于蒲及孟子葵丘五命是也列國各自崇其君之所令為命而交鄰之辭亦因稱之曰命禪讓以下四人皆鄭大夫子產其大夫執政者也鄭國小而北懼霸晉南迫彊楚是故其有事於大國尤當恪謹不則君命易致絀辱而國勢恐至不振矣是以四臣同心竭慮為命蓋亦一欲以遜而出一欲以無取其辱矣以夫子言鄭國

四臣為命之事推之則又知邦無道言孫者所以遠天絀辱也草者應作於踰過之物而成其於內分之名也創者始建之之謂世叔子太叔游吉也古字世與太通故太子稱世子討者人深以追求之謂也論解見前討論者尋求其辭之所關利害得失者倫叙以設之難辭也行人奉使之官周禮有大小行人掌朝聘會同之禮儀者也脩飾者子羽為行人善於辭對今因據禪讓所草創之者考世叔所論難之議因本已常所與其國應答之辭體以飾之使其無失舊宜也東鄭東門也里居

也猶魯東門襄仲宋桐門右師之類潤色潤澤之
 更加彩色也子產執政國事進退皆出於其籌畫
 故其所欲與同之國則於子羽舊行辭體之外更
 加色澤以見其親之之意也夫以諸大夫之力為
 一辭命其重如此則欲言是適亦非容易可能為
 也已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
 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此章因前章言子產區區辭命更為發其所為此
 之旨也子西管仲則問者之意皆以其同為執政

之人及之者而弁錄之者兼又以見為士者又多
 其品第高下之差也惠者思恤其所置之而為
 之施與之謂也子產之時鄭國財用乏竭而民情
 偷惰宗室侈汰不加約束則犯法日多貧困日甚
 故以禁奸豐財足國為要如鑄刑鼎作封洫別章
 服之類皆莫非救弊息民之意故曰惠人也詩云
 及此惠人矜此鰥寡夫子蓋因詩而稱之也春秋
 有三子西鄭駟夏楚鬬宜申與公子申駟夏未嘗
 當國無稱宜申謀弒被誅而去夫子時遠獨公子
 申以賢聞楚平王之長庚子也平王卒令尹欲立

子西子西不可遂立昭王而相之有吳難子西遷
都于郢楚國以定昭王欲用夫子子西阻之卒召
故太子建之勝爲白公勝作亂子西死之彼哉彼
哉者蓋子西乃前篇所謂今之從政者之類而其
爲政之蹟無足可言者恠其問之及故曰彼哉彼
哉人也之上蓋有脫誤今不可知其脫何字也伯
氏齊大夫姓名不可考食邑三百家孔註云地名
明郝京山云駢邑猶云連城三百社則七千五百
家皆未知孰是但荀子曰齊桓公見管仲之足以
託國是天下之大知也忘其豐立以爲仲父是天

下之大決也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
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
三百而富人莫之敢匹也則郝氏之說似可從者
矣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者非管仲之材賢爲人所
敬重欽服者則不可得也耳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此因前言伯氏無怨言遂錄此以見管仲之賢也
貧乏衣食甚則生命繫焉故無怨難富優衣食雖
抑其驕而非生命之所繫故無驕易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此亦見為士人品亦有高下之差也家老者大夫
 家臣之長也優者容受之使其得自極焉之謂家
 事雖大而民人得失無所關焉國政雖小而社稷
 安危民人休戚繫焉蓋家事之大者亦唯采邑財
 用出入之事耳孟公綽之不欲以為之則非夫貪
 墨者之比故曰優也今為魯大夫大于滕薛矣然
 則其材與其職位不相稱者可知也但史記稱夫
 子所嚴事于魯則孟公綽蓋重其不欲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此因前章有孟公綽之事而及之也成人者詩云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子路所問蓋因詩之言之
 也禮器云禮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者亦本於此
 夫子之語而言之也臧武仲名紇文仲之孫宣叔
 之子也形短小而多智時稱為聖人齊莊公乘晉
 有欒氏之難伐晉取朝歌時紇以罪奔齊齊侯將
 以田與紇紇知莊公將有崔杼之禍弗欲受因其
 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晝伏夜動不究

于寢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亂而後作寧將事之非
 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
 智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公綽之不
 欲詳見前下莊子魯下邑大夫不知其名或云曹
 叔擇之後食采於下遂氏焉劉向新序載其人齊
 軍三入而獲二甲首之事及刺虎之事又荀子曰
 齊人欲伐魯息下莊子不敢過下晉人欲伐衛畏
 子路不敢過蒲冉求之藝事已見前若臧武仲之
 智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
 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者言成人當先有其質或智

或不欲或勇或藝皆可也蓋智若武仲足以能達
 變不欲若公綽足以能直道勇若下莊子足以事
 仁藝若冉求足以成德然後文之以禮樂則禮樂
 亦得其用如無其質而學禮樂亦不過曰多誦章
 句有何益乎雖然有其質者又必由禮樂而後得
 成人者蓋禮樂之作本於天地鬼神之情達乎民
 德之常者也故雖有秀拔之材非由禮樂則其事
 不可以合斯道是故其事可合斯道者而始可以
 謂成人故曰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亦者以四子未
 文之質為未足之辭也又按夫子言四子之質先

內而後外以再求之藝居末者蓋以見其人雖乏天資者苟能於藝用功不已則亦可以得之者也讀者不可不察焉曰今之成人者蓋凡古先王之世欲取士先使學禮樂以成其材成則舉而官之以授之職此古士之所以有是名稱者而如當夫子之時則禮樂廢壞已久矣故成人之稱不得復以禮樂而唯當據其人操行所立者以定之稱耳故曰今之成人何必然也授者本所自將之物而今去之而以致止之彼所受之處之謂要者以其將從夫外承者引而以著之於我路之謂見利思

義者不欲者也思義則近於禮矣見危授命者勇者也見親故之臨危難出死力救之而不自顧其命者亦近於義矣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信者也曠日彌久以要察其人行事之實其人能行已有耻乃其平日細席之言無所不信行之而不敢忘之亦乃守義之卓然者矣凡此數者雖不能如文以禮樂廣通義理之善然而其人能執義立身足以託賴焉故曰亦可以爲成人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此章因前見利思義者舉之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左傳定公六年魯伐晉過衛不假道靈公將使人追之時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止之然則文子衛之者舊也不言不笑不取者言當言而不言當笑而不笑當取而不取之謂也人傳公叔文子之行事如此而夫子疑其矯強非人情故問之公明賈公明賈亦衛人姓公明名賈也以告者過也者言以告夫子者之言過也故夫子見問

以如此也時然後者言凡言笑取皆當其當然之時然後言笑取故所謂不言笑取者乃不妄言笑取之謂也人不厭者言人皆悅服以不厭為之聞見也郝京山曰其然者信有是理豈其然者或未造是域也此說得之矣言見利思義之類亦非容易所可能及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此章以見臧武仲不足以謂之成人之義也左傳臧紇為季武子謀適嗣而立幼廢子公鉏最長怨

之遂因孟孫糴讒之曰紇將為亂季氏怒攻之紇
 斬鹿門之關出奔邾其弟臧賈臧為奔鑄紇復如
 防使弟賈納蔡龜于魯請立後賈使為為遂自請
 魯人乃立為紇去奔齊邾敬曰防臧氏私邑也以
 據也據防將叛也欲魯復已而以請後為名不可
 則叛及其弟立有貳志紇計阻乃棄去非紇本意
 也故夫子追論發其隱如此此說甚佳而此又見
 利思義之難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此亦見利思義之難且以見臧武仲亦譎故併錄

之也譎者相承以寃而實取以納之已之謂晉文
 公之霸有召主請隧之事夫臣不宜召君而周典
 禮不宜要請然則其尊王亦不過欲因以屬諸侯
 之術耳故曰譎而不正言專以譎而不以正也齊
 桓公雖不朝周然葵丘之會宰周公送文武胙則
 下拜故曰正而不譎言專以正而不以譎也先言
 晉而後言齊者蓋明齊桓未有若晉之為者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

此因前章言齊桓公之事遂錄以及論管仲之事也子糾小白皆齊襄公之弟公孫無知弑襄公自立大夫高偃及雍林人殺無知使人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以兵送公子糾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戰管仲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魯送于糾者行遂緩六月至齊而小白入矣發兵拒魯師敗于乾時絕其歸路脅令殺子糾索管召魯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歸于齊鮑叔素知管仲迎之堂阜脫桎梏薦于桓公委政焉齊桓之霸皆管仲之力也子路以召忽死爲仁而管仲請囚

恐未仁也故以爲問也召忽之死以明君臣之義故謂之仁也九鳩集之義莊子云禹九雜天下之川與鳩通即與此同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者言桓公有霸諸侯之志管仲輔之教桓公尊周以號令諸侯諸侯悅慕翕然來合矣嚮使不尊周則兵車之役必多矣不以兵車而能致諸侯九合和集者乃管仲之所以爲天下勝殘去殺者故曰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言召忽非不善也唯管仲爲天下去其殺則其仁甚大矣故召忽雖善終不如管仲之仁也而不以兵車一語夫

子又有以抑子路尚武之志之意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
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此章亦管仲之事而子路子貢問意稍不同而夫
子之答亦有淺深之分故併錄之也問意言管仲
其人豈非志於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則管仲似
宜死之而不能死反又相之是惜其生以事仇讐
也若斯者豈仁人之行乎霸者已先尊主而以統

率遠攜者之名也匡者外設禁闌以使其中物自
成別整之謂霸諸侯者謂尊王室以制諸侯之命
也一匡天下者比合而一之設禁而改之爲天下
明其義方也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言管仲爲天下
明大義而人皆知王室當尊而禮不可得僭越也
是以雖以到夫子之時而民猶識君臣之有分而
禮義之難於踰矣嚮使無管仲則揭義無入而世
亂已久矣戰國臣蔑君君亾臣上下之事紛亂而
于文之動無息亦唯民已忘大義故也故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髮左衽者夷俗也夷俗不

能知禮義之辨故云爾也諒者以於彼奧之所承者而定其罔他之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者言仁者之事豈若匹夫匹婦之所為乎匹夫匹婦之為諒也亦徒以明已之雖死而弗變也已是以時既非死之時地又非死之地徒獨自經於溝瀆幽僻之地而人亦莫之知已矣嚮使管仲死於魯於公子糾已死之後則何以異夫為諒者仁者之事則不然其死生皆足以弘天下之道以庇天下之民是以其死也顯其生也顯蓋皆為天下而動而非為身謀也今子貢

乃欲以匹夫匹婦為諒之道同之於仁者之事者誤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此章以前章云文之以禮樂見文之所以為文之義也文解見前凡辨物之宜然而躬施以定之可稱之以文也公叔文子知其家臣僕之賢因忘其家而薦諸公其薦又不以士之而大夫之大夫之是與其身同位矣而文子能以此而升諸公故曰與文子同升諸公也升者物之所緣循從下進而

之上之語文子死而謚曰文非必以此而夫子特
據此事實之也文子已知賢之當進也身不以同
升為嫌其行之美也故曰可為文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
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駝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此以明禮樂為至重之器不可不文之之義也子
言衛靈公之無道蓋言其父子夫婦之倫不正也
康子因聞其事而問焉也夫如是奚而不喪者言
衛靈公之行事已如夫子之言則似當以喪其邦

者矣然不喪者奚以也治幹辨也仲叔圍即孔文
子祝駝有口才王孫賈以媚寵要天子者賓客鄰
國之使善待以禮則讐隙不生同盟無所怨矣宗
廟國之根本凡有大事必受命於廟又禘祫烝嘗
必合羣臣百姓蓋聯屬一國人心之本也軍旅者
所以禦外寇而除內盜也三子皆其材藝過於人
者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任之三子各治其職而邦
典未壞大禮尚存禍亂無所由興矣故曰奚其喪
也夫禮樂之所存雖無道之邦而得以不喪則禮
樂之不可以不文之者亦明矣蓋以文之於國政

於家於身要之其歸一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矣

此亦為前一章而錄之也怍者以效諸彼眾所矚之處而以思之於其所效之謂大抵人當廣眾之前而已將有所作則必有怍心生焉而凡平常所發之言亦為眾人之所傳聞而或率發輕出無復有怍心則其談必多浮虛鮮可以實踐乃後日欲為其所言之事亦甚難矣皆不慎之其發言之初故也由此觀之雖有至言而行之後善矣雖有禮樂而文之後美矣學者不可不思於茲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此夫子之志猶管仲之仁也簡公齊君名壬景公之孫悼公陽生之子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闕止有寵及即位使闕止與陳乞之子桓為左右相陳恒殺闕止并弑簡公是時夫子年已七十有一禮七十者非有大政不入朝茲沐浴而請討者為大故也是時魯公室衰弱三桓擅權凡軍國大政

哀公不能爲之主也故曰告夫三子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者蓋魯爲周公之後曹當議天下諸侯之事魯之所以有春秋也而夫子爲魯國之大夫則當議其政於朝而政又莫大乎正君臣之義矣今陳恒弑其君是亂天下之大義者也魯不可以不爲之討也而夫子不可不以告也故曰不敢不告也而討之之事又唯當魯君定其圖而大夫不得決其計蓋天下之大義故也雖然君曰告夫三子者是君命之也於是之以三子告三子畏齊之疆大且惡其討之罪

近已之疆僭故竟不可夫子之請夫子固已知其之三子而告之不可也雖然夫子已居大夫之後則亦未可舍三子獨以疆請而君之所令以告者不敢不告也凡此章夫子之言行皆爲天下明大義子路所謂道之不行已知之者即是而夫子他日諸所論政事之微旨一皆可以見之於此矣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此章之旨即前章夫子所事其君之義也欺解犯解見前爲人臣者或視其君材智劣於已以謂不足與語斯道也是之謂欺君今欲使爲人臣者勿

抱是心以閉其道故曰勿欺也智慧不相及明闇必相反則將或惡聞吾忠言而嚴顏以拒之雖然臣子之義宜當不避其威怒盡其所見然後已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此章以見君子之道與世難合之故也道有行乎上者有行乎下者行乎上者為天下國家之道也行乎下者為人驅使以得衣食焉之道也君子之智於其上而達矣小人之智於其下而達矣如夫子請討陳恒者蓋又知齊之可必克之者如魯君與三子之不可者乃徒以形勢大小而畏懼不

能知其他者小人之智也小人不能上達也是以君子之言不行小人之間矣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此與前事君之章相為映應者矣學者學成人之道也故學者求得以成人而可以事君者也古之人學不失其所當求之要一以為己矣後世學者乃不以其道求成諸己徒誇多矜博苟以傳其人而欲為他人之資而已豈足貴乎是以其人雖學矣而欺君而不能犯則亦不足言也

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

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乎出子曰使乎使乎

此章因使者之對辭為前為已補義也遽伯玉衛大夫名瑗夫子適衛主于其家孔子與之坐者為後言其出先明其處也夫子何為者主問使之常辭也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者言欲金玉其相追琢其章以寡過以無悔而遽伯玉學未至其至處是以未能也使對辭出於意外而善言中於志學者之要道矣抑亦專對之材者也是以及其出而後歎其使者之材克勝其任也曰使乎使乎者蓋

稱之之辭猶言可以謂能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此章為前夫子言以吾從大夫之後者發其義也夫子已為魯國大夫則當謀魯之政以請討齊也此乃君子之所以正事君之義而正義乃又君子之所以施天下國家與其身者也是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亦君子之學固非為人者之故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政

此亦為前章補義者也言君子凡其心所思慮計畫者唯隨其位之所在而其分外之事槩不涉及

即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按此本易艮卦象之辭曾子引之以與前夫子之語相參以發其義也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言而過其行者猶思而出其位之類也如子貢言不欲加諸人即言而過其行者也是故行者隨其德不可得以偏踰是譬猶位者因其命不可得以自違者也今思而出其位者不安於命而有希乎外者也言而過其行者不考諸中而有求於人者也是以君子耻其如此者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此章亦為前章請討發其義也憂者心知其不可者而念之不去之謂惑懼解見前仁者不憂者夫子謂是義不可默止即沐浴而朝者是不憂也知者不惑者夫子居其位則以其位行不為三桓強制生惑於其明者是不惑也勇者不懼者三桓與陳恒其擅恣無忌相去一間三桓特未篡弑耳然則討恒之請安知其不觸三桓之忌諱然而夫子不以慮之怠其告是不懼也是以子貢謂斯二者

之行夫子急之也曰我無能者乃夫子自謙云爾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此章乃亦君子思不出其位之旨也方者猶云品目也賢乎哉者猶言子貢自知其身未必賢於彼也夫者指方人之事也我則不暇者言我則方急於自脩而不暇及此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子貢方人者乃患人之不己知者也夫子之所以不暇乃患其不能者也患其不能者蓋自懼其得

過稱而已材不能慳其實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此章為思不出其位及不患人之不己知更勘其所執之本資也逆者往以要諸其所當來之謂詐者其言以實期之則有違者之謂億者以意設想其物之將然之謂言有人能自直以與人而其於人言也雖或似可疑者而未見其所徵驗則不豫逆之以其詐雖或似不信者而亦未見其既效則不敢以億度其不信苟能如此可謂篤自信而行以正直者矣然而其人吾未知自信其心所知者

耶將能謂古先覺者是賢者乎不然則不逆不億
之行吾恐其止於固執正直而無所取儀式以進
其智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此乃補前章之餘意者也微生姓畝名也采晦菴
謂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此說
甚佳栖者物違去於其當來從之所而以著諸彼
內之謂栖栖蓋亦謂其不來從而滯乎外之意也
佞解見前為佞者曲意巧迎以希遇合之謂微生

畝以夫子其智已達矣其且高邁超舉不顧世俗
以示已能矣胡為所知不敢自行所聞不敢自專
耶無乃希世遇合而以求人之歡悅者乎其意蓋
指入太廟毋事問之類而言者也固解見前凡事
固滯則必有不通有不通則不可以得大成夫子
疾其不可得大成故曰疾固也先覺者是賢則是
其智將隨聞見而日博者也疾固則其德又將隨
所遇而日博化者也要之其義一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此乃以明前章自脩不暇為學君子之一大關鍵

也後世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驥蓋以其德冀造其遠之所期而為名者能致千里者驥之力也冀致千里者驥之德也古人知其力本是因其德而生者也是以稱其名不以其力而以其德矣以是觀之夫冀致遠道之志者為君子之所尚者亦可知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此章以見佞不可為之義也德者德予之德以德報怨者謂嘗使我怨者而吾報之以德予如貧則

贍之困則助之之類是也何以報德者蓋繩詰問公者所擬之過當也以直報怨者謂我應之唯以吾直不以舊怨故枉其所當也以德報怨乃所謂為佞者非常情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此夫子自明其道本非人所可易知者而此錄之者復以申明不患人之不己知之義且與前君子上達之章取映應也莫我知也夫者言人其終莫能知於夫子也夫蓋疑辭也子貢恠夫子之言因

問之以其言之所為吉也尤者謂其物為異於常情之謂人不得其求則怨天而夫子則非為求為之也故不怨天矣人不得其遇則尤人而夫子則非為遇為之也故不尤人矣夫子但以為已而學於在入之道而以得上達為天下國家之道者爾然人或為夫子病其不遇而遂以為夫子亦必如已之所病者矣殊不知夫子本不期待於此也然夫子言之人却不信其言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此夫子不尤人之事也公伯寮字子周孔子弟子愬譖也季孫桓子斯也夫子指季孫固有惑志郝敬曰謂惑不可解也殺入而陳其尸曰肆貴者肆于朝賤者肆于市子路之宰於季氏其志在於尊公室視之其毀三都收甲兵之類可以見也故夫子深有望於子路而伯寮愬行是天不欲造魯也故夫子之答云爾也凡道之興廢非偶然者也蓋其將興也天命興之於人心其將廢也天命廢之於人心雖公伯寮之有言亦不自知其然者耳故

曰其如命何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此亦因前章之旨遂舉賢者處世與人交之義也
賢者明哲保身不蹈危機而善避命之將廢是以
世皆昏濁則亦以其敬慎自不得顯達易所謂天
地閉而賢人隱者即是也其次者謂賢之稍次者
也辟地者言危邦不居亂邦不入也辟色者言望
其人顏色而知不可共語則辟去也辟言者其人
云不可則避去也賢者其所見者遠雖卷舒以道
亦察諸世勢不待聞言其愈卑者聞言而後避之

然亦不欲支天之所壞則猶可稱以為賢者之後
列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章文簡而其旨難知然以前後章意推之乃知
作即見幾而作七人疑即指微子篇所云逸民伯
夷等七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
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此晨門亦賢而避世者而此錄之者又以見夫子
之辟乃與此輩有異也石門齊地晨門昏閉門晨

啓門關吏也夫子之時世道已壞事不可爲夫子
 非不知之也而夫子不忍坐視斯人之陷溺而以
 其度幾有用我者則其尚可救之是乃夫子於世之
 志而晨門深知其隱衷者也而其言旨含譏諷者
 蓋亦不知夫子處仁之義故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目有心哉擊
 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
 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此亦錄避世之賢譏夫子所爲之言者也夫子居
 衛久而偶擊磬於其家荷蕢素知夫子之名者而

值聞其擊磬因發言以譏諷也肩任曰荷蕢與塊
 通土連草曰蕢磬以玉或石爲之孟子曰金聲而
 玉振之攄此磬蓋於樂聲節奏將終之間作之之
 器夫子任道於衰世蓋有心乎將玉振之者矣故
 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者蓋自欲明其非不知
 夫子之心故先有前語而次乃言已情也鄙者都
 之反鄙哉者言其心尚偏持也硜古與磬通禮記
 云石聲磬磬以立辨史記樂書作石聲硜硜以立
 別者即是也蓋聲激發於物堅質者聞于人之義
 硜硜乎者因其聲喻夫子揭道與世立異而以譏

之也莫已知也斯已而已者言世已莫夫子知則
 夫子亦宜當舍其道而勿自章也深則厲淺則揭
 者詩邶風匏有苦葉第一章末二句也毛傳云以
 衣涉水由帶以上曰厲揭高舉也褰裳渡水之稱
 蓋言夫子宜隨時應俗以求其所可濟之者而不
 可自立其行守其志以求彼之自至也果哉者蓋
 惜其人自果於其所知而不復顧思也末者語其
 所承此之處絕此之相逮之辭末之難矣者蓋若
 身已隨時應俗不恒其德則其不可為巫醫矣况
 於濟一世豈不難乎然顧荷蕢果者也其必未知

之為難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二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
 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此章以發不可以自果而行之義也高宗商王武
 丁中興賢君也周書無逸曰其在高宗即位乃或
 亮陰二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先儒
 解亮陰為倚廬然此於上乃或二字其旨為不通
 按無逸此下有云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信之則知亮陰亦當以譎張為幻之類求
 之諒蓋照察之義陰乃陰私言高宗即位乃或有

昭察人之陰私而以其居喪之故三年不言雖如
 是其惟不言然及三年之後發其言乃復以惠雍
 而不敢荒肆其心寧逸其身也至如說命云王宅
 憂亮陰全是漢人偽撰不足據彼疑此也子張疑
 三年不言之事難行夫子據禮解之總者於內承
 衆緒之不同而以統之之謂冢宰太宰也君已薨
 故其舊制遺事惟聽之於冢宰則庶幾不失其所
 當繼述者焉然嗣子已即位則其君統不可以不
 正故其議法出制一聽之冢宰而百官則總已從
 其議法出制而以號令之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乃上好禮也上之好禮如此
 則民亦喜順其上斯易使也若夫自果乎其情則
 民亦自果乎其情斯難使也此上二章乃以明夫
 子不_レ善荷蕢之果之故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此章明君子之道惟不外於脩己道愈高則其脩
 己愈厲也脩己者不脩諸人而脩諸己譬如有所

不善於人則先自務不失諸已也以敬者謂以奉其物而不敢廢其體之之心也以安人者我舉之百而我廢之則人不能安我所號令矣君子自敬其以所道不之違則人安之矣其至也可以安百姓矣子路疑君子之事更有踰於脩已者是以累問求其上而夫子引堯舜其猶病諸則是雖至聖亦所難之者而君子之事終無外於脩已之義於是乎昭然已明矣然已曰脩則其亦有所由以脩之道不可不辨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此夫子責原壤之言與前二年不言及脩已以敬之章其旨實有相發故此錄之也夷者謂無禮俟者待此之行而至也蓋原壤以孔子故人欲廢其禮讓以相接故已先為無禮以俟之也夫子數其生平責之幼而不孫弟者幼者宜當其言遜以敬長者而原壤幼時不然也長而無述焉者既長又宜當紹述先古之道以傳之後生而原壤乃任放自恣無所紹述焉也焉者以其有所當傳而言之也老而不死者原壤蓋養生家之流凡其縱情放

言言解
意之行皆一出於脩攝保真之說者也是以夫子
終其責以其不死也賊者奪物於其所之之謂杖
夫子所自扶也叩者擊之使其中出聲之謂脛脚
骨也蓋擊脚骨有聲也大抵人行以敬上述古為
本自幼至老死恒守之以為道而已乃高宗亮陰
三年聽於冢宰者亦以之也若反之以絕物貴已
為主者是為奪陰陽之化以私其生之賊矣夫子
所以數之以叩脛之罰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
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論此章乃承幼而不孫弟以置之也闕者黨名年十
五以前皆稱童將命夫子使童子傳命也益者猶
子路請益之益也童子不宜將命而夫子使之故
或意此應是材出於眾者因問夫子可受益者與
先生謂長者居位坐先生之位也並行比肩行也
凡人以遜弟為行乃始有受教之益矣傲慢不下
者欲以責人而不受人之教者爾大抵人幼其智
終不如長者則祇當求多受益以廣其智也已
是故幼者尚其遜弟以為禮是故禮童子侍立不命
之坐不敢坐坐則隅坐行則隨今居位並行察其

意欲速為成人者而非求益者也故使人將命觀
習禮容以馴其性也速解見前

然不暇去者則無當矣受益以觀其習也
昔益以責人而不受人之責者爾大人以其習
其人以其習者亦不故前受益之益矣對對不
失主語矣昔哉故坐夫主之益也並以此其習也
與意其熟矣然出然與益因問夫十而受益者與
子說益之益也重千不且無命而夫十而受之也
正以所昔無重禮命夫十而重千無命也益者餘

論語釋解卷之七

終

終

